




喂小饱
著

XiaoNeiYiShiLu 校内**异**事录

毛骨悚然的校内网诡异事件

国内首部 **校内** xiaonei 悬疑长篇小说

潮湿的地面露出小小一洞口，表层的泥土不断漏下去，洞口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……
她是谁？散乱的长发遮住五官，两只手臂无力地下垂，鲜红的血液顺着指尖往下滴。
一个木质鬼神面具在张牙舞爪地狞笑着，广告语是：傀儡之戏，惊天动地。
烟头烧到手指，疼痛中林筱康缓过神，点击第二封站内信，发送时间正是十分钟以前。
这封站内信只有一句话：此人已死，速来收尸。

 珠海出版社



异 度 空 间

喂小饱
著

XiaoNeiYiShiLu
校内 事录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校内异事录/喂小饱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10. 1
(444异度空间·第11辑)

ISBN 978-7-5453-0301-8

I. 校… II. 喂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98011号

校内异事录

喂小饱 著

策 划: 光 南

责任编辑: 帅 云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

电 话: 0756-2639330 邮政编码: 519000

网 址: www.zhcbcs.net

E-mail: zhcbcs@zhcbcs.net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46.25 字数: 48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1月第1版

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3-0301-8

定 价: 69.00元 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- 001/ 楔 子
- 005/ 第一章 她是谁?
- 035/ 第二章 他是吸血鬼?
- 057/ 第三章 魅影出没
- 071/ 第四章 袁医生的回忆
- 091/ 第五章 木箱里的秘密
- 111/ 第六章 羊皮地图的玄机
- 133/ 第七章 尘封的档案
- 155/ 第八章 校内遗言
- 179/ 第九章 河底黑洞
- 197/ 第十章 宛珍家书
- 211/ 第十一章 共用的校内ID
- 231/ 第十二章 最后的战斗
- 243/ 尾 声

目

录

楔子

原本只是潮湿的地面，露出小小一个洞口，表层的泥土不断漏下去。洞口越来越大，被一只来自地下的手快速刨开！那是一只长满了绒毛的利爪！

深夜里，东北桑园市东郊，造纸厂门外。

天气阴得不像话，北风哀嚎着，不远处河堤的枯草齐刷刷地倾到一边。高处乌云层层聚拢，遮蔽月华，偶有一角突破重围露出光亮，但也透着说不出的邪恶。

葛正躲在幽闭的报刊亭里听广播，迷迷糊糊睡了过去，这里很安全，没人找得到自己。

凌晨两点十七分的时候，葛正一个激灵给惊醒了，他突然想起还有一部公用电话摆在外面没有收进来。葛正摘掉耳机，摸黑站直了身体，刚要伸手打开门锁，却猛地停下了动作。

他听到一个声音。

门外除了风声，远处传来的火车鸣笛声，还有个啪嗒啪嗒的声音——这声音近在咫尺。

葛正侧着耳朵，尽量保持身体不动，脑袋贴到了墙壁上。

啪嗒啪嗒。那个声音持续着，不快不慢不高不低。

葛正紧张地按着那个节奏在心里面重复着，啪嗒啪嗒。这是什么声音呢？继而他浑身一凛，颈项处的关节嘎吱作响，嘴巴也随之张大——有人在报刊亭外打电话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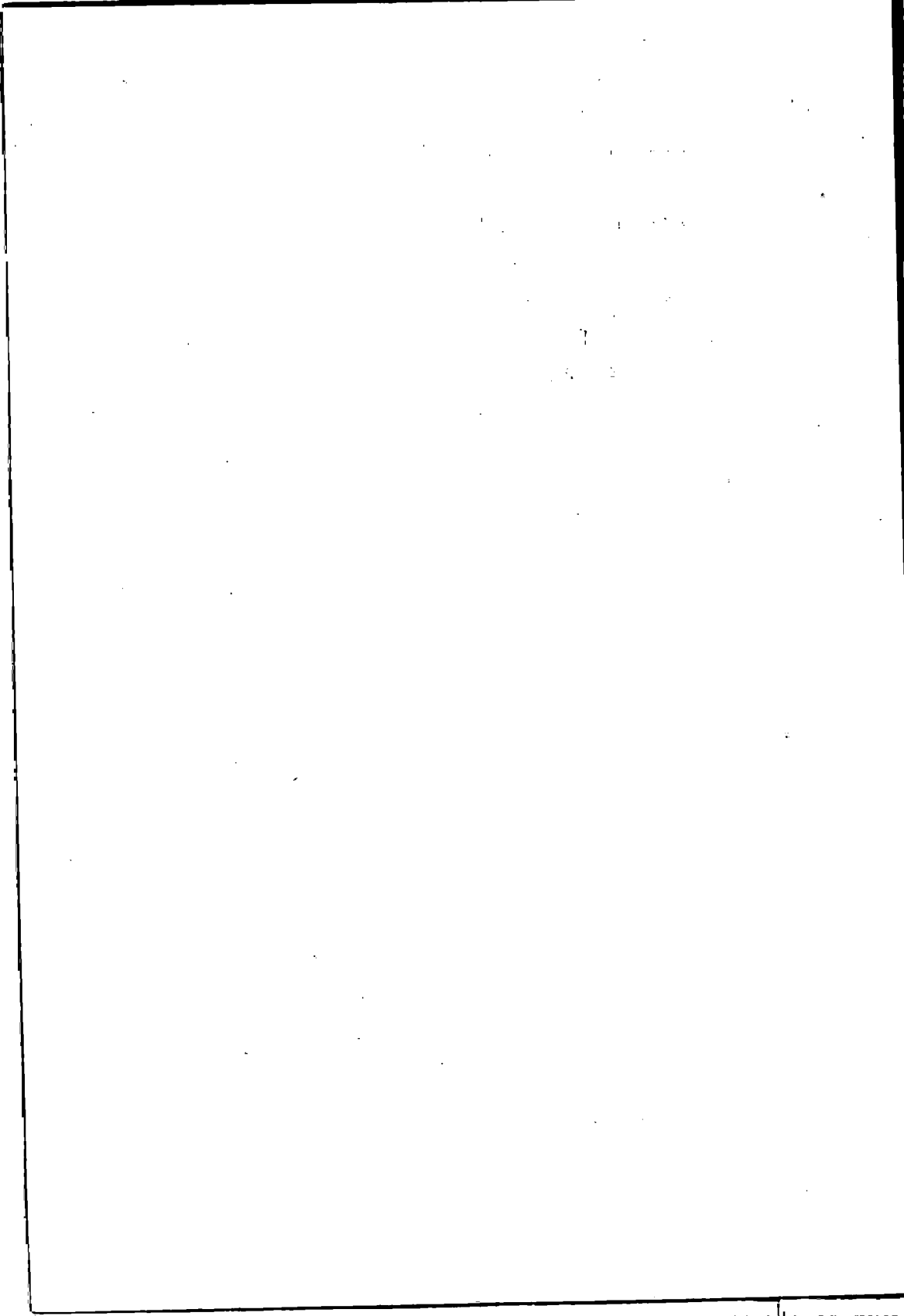
洞口越来越大，被一只来自地下的手快速刨开！那是一只长满了绒毛的利爪！

紧接着是两只布满污泥的利爪。

三只利爪。

四只利爪。

随后，一个毛乎乎的脑袋腾地窜上了地面，歪斜着斗大的眼睛，张开血红的嘴巴冲葛正笑了。



第一章 她是谁？

只见前面走廊的天花板上倒垂下半截身子，散乱的长发遮住了五官，两只手臂无力地下垂，鲜红的血液顺着指尖往下滴……

1

四个月前，清明节未至，周六。

24路车行驶在通往桑园市大学城的公路上，阳光很好，照在道路两旁的植物表层，依稀显出葱翠的迹象。

林筱康坐在靠窗的位置上，怀里抱着一袋从超市买来的生活用品。尽管已是春天，倒春寒的天气却在这个城市反复上演，所以林筱康身上还穿着过冬的棉服。

车子一个拐弯，紧挨着一侧山脚朝南驶去。两个小时后，24路车在一处站牌前停下，林筱康起身走下去，一回头就看到学校门前巨大的招牌。

桑园市艺术学院的新校区，林筱康今年读大二，从当初光秃秃的建筑群到如今的花红柳绿设施齐全，转眼已是两年时光过去。

校区选址极为考究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。山被当地居民称为凤尾山，至于水，就是与学院仅一条公路之隔的巨型人工湖了。当初，学院为了买下这块地，跟不下十家旅游公司和大学争抢，最后终于高价夺标。据一个退休的老教师说，这里风水奇好，有利于学院发展。可是学校窝在深山里，学生们的出行就不方便了，仅仅坐车去市里就要两个多小时。

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，山里的夜晚黑得更彻底，周末的校园本就冷

冷清清，正碰上清明节三天假期，学校里更是没什么人了。三个保安列队站在门口，悄悄说着什么，他们穿着灰色的棉大衣，那颜色让人有种说不出的厌恶。

林筱康进了校门，径直钻入中心花园里，沿着小路朝里面走，地面的方砖已经松动，走起来有些硌脚。正要给父母打个电话，手机却震动起来，是他们播音班导师秦双打来的。

“林筱康，你怎么回事儿啊？”秦双的声音很急，透着不高兴。

“我……怎么了？”林筱康有点糊涂了。

“上周不是告诉你，今天傍晚要去接待一批新生的么？你都忘啦？”秦双的声音一下提高几倍，林筱康禁不住皱了皱眉头。秦双人很不错，是往届留校的学生，就是大小姐脾气，林筱康作为班长，少不了忍受她的隔空唠叨。

他突然想起来，上周在办公室里秦双交代自己的事情：学校里转来十几名成绩优秀的艺术生，集体进行培训，来年准备报考本学院。辅导员秦双到时要去外地开会，所以委托他去接待一下。

“啊，不好意思，”林筱康明白过来，“他们现在在哪呢？”

“正在餐厅二楼集体吃饭呢……”秦双还想说什么，被林筱康挂断了。

已经过了吃饭时间，餐厅门口很少有学生进出。台阶前停着一辆大巴，灰不溜秋的颜色，看上去极不舒服。林筱康长吁一口气，刚想迈上台阶，就看到一个女人从大巴另一侧走了出来，一把抓住他的手。

这个突然的举动，吓了林筱康一跳。

“你好，我姓刘，是一名教师。”刘老师松开手，抱歉地笑了。她二十多岁，体型颇为壮硕，长得不漂亮，眉尖上扬，却又透着股粗犷之气。穿着虽然也挑不出什么毛病，却隐约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受。

“我是负责安顿学生的工作人员，”林筱康简单介绍自己，“学生们呢？”

“跟我来吧。”刘老师的笑容很谦卑，转身朝餐厅后面走去。林筱康明白，这是一群来自外地农村的老师和学生，若不是学院今年的招生政策，

他们根本没机会来这里学习。林筱康理解刘老师复杂的心情。

“不是都在餐厅二楼吃饭么？”林筱康纳闷了。

“已经吃过了，学生们准备了一场表演，就等你了。”刘老师说起话来慢条斯理。

“那好吧，先去看看孩子们。”林筱康跟在刘老师身后。她走起路来很快，步履频繁交替，林筱康看着，暗自惊讶。他注意到，刘老师的后脖颈处有一道暗红色长长的刀疤，像根系在上面的红绳。

一路上，居然没碰见什么人，北侧的风尾山如一道黑色石碑，不动声色。林筱康跟在刘老师身后，一直走到戏曲学院的教学楼前。刘老师回头看了眼林筱康，不明所以地笑笑，推门走了进去。

林筱康紧接着跟进去，木门闭合那一刻，夜色如潮水般真正降临了。

走廊里，只有墙壁下方开着灯，发光的箭头指向大楼深处，像一个个印在墙上的脚印。两人的脚步，相继产生很大的回声，一直在走廊里来回穿梭。卫生间传来滴水的声音，啪嗒啪嗒，如同生命垂危的倒计时。

快到三号练功房的时候，刘老师猛地停下来，林筱康险些由于惯性撞在她身上。

练功房里很安静。

林筱康正要推门进去，却被刘老师制止了。

刘老师抬头看着林筱康，突然脸上显出激动的神色，伸手把他拉到了僻静的角落。林筱康有些纳闷，说，“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”

刘老师的目光突然变得很哀伤，眼角隐藏的小褶皱如水纹般荡漾开来，“我身上藏着一个秘密。”

“您说什么？”林筱康被问懵了，刘老师低沉晦涩的语调却让他不寒而栗。

“我身上藏着一个秘密。”刘老师突然伸手捏紧自己的下巴，以便让每个字都异常清晰地发音。这个情节，让林筱康迅速想到了电影里的“变相怪杰”。

角落压抑的氛围，让林筱康极不舒服，他想尽快摆脱这个女人。

林筱康调整一下情绪，刚一接通电话，秦双马上咆哮起来，“林筱康你怎么搞的？接待十几个孩子就那么难啊！”

“秦老师，那个刘老师不见了啊！”林筱康终于找了个空隙，可以说句话。

“哪个刘老师啊？”秦双也停顿一下，不满地说下去，“我怎么没听说带队的老师里面有姓刘的？”

“一个女老师。”林筱康提醒她。

“行了行了，你甭管什么女老师男老师的，大家可都在餐厅二楼等着你呢！要不是为了等你，早走了！”秦双的大嗓门又提高不少。

林筱康重又朝餐厅走去，感觉小腹有种痉挛般的疼痛，他想起自己没有吃晚饭。

由于是节假日，餐厅里人很少，只有远处的窗口里亮着灯，工作人员还在忙活着清洁卫生。通向二楼的电梯已经关闭，林筱康迈着大步蹬了上去。餐厅二楼更是昏暗，眼前全是一张张空荡荡的餐桌。这时林筱康听到身后有桌椅挪动的摩擦声，回头，看到贵宾区的屏风下，站了一个人。

那人在冲自己招手。

林筱康纳闷地又靠前走了一段距离，这才看清楚，是个女生，看不清楚长相。她穿着比较正式的小套装，玲珑的身段在逆光下，衬得越发精致。

“你好，我叫郁青苗，表演系大一的学生。”

“你好，我叫……”林筱康走近了，看着她。郁青苗留着时下流行的波波头，五官小巧精致，看不出脸上的表情。

“你就是林筱康？”郁青苗轻声询问，声音依旧不高不低。

“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林筱康心里一下有点兴奋，被美女认识，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。

“你说我怎么知道的？学校一共安排咱俩来接待转校生，你居然还迟到！我一个女生陪一帮大老爷们儿吃饭，你知道有多危险吗？还有，你不来不要紧，总要吭一声吧，没事儿挺尸玩儿啊！”刚才还波澜不惊的郁青苗，突然发起飙来，眼睛怒视着林筱康。然后，她两臂抱在胸前，脸气呼



呼地扭向一边，等着林筱康给一个合理的解释。

本来林筱康打算说声抱歉的，但一看郁青苗这样的态度，心里也腾地窜上来一股怒气。

“你就这么跟师哥说话啊！”

“师哥怎么了？我还师太呢！”郁青苗看来是找准了要跟林筱康吵架，仰头看着眼前的大个子，好像随时会冲上去打他两下。

两人正僵持着，郁青苗身后的小门里走出来一个清瘦的老头，满脸疑惑地看着争吵的两个人。老头的右脚有些跛，但是不太明显，走路来身体微微向右倾斜。

郁青苗一见老头，态度马上转变，笑呵呵地伸手在林筱康的胳膊上扭了一下，装作老相识一样说道，“你这家伙，怎么才来！”

林筱康被郁青苗扭得生疼，却不好发作，只得歉意地看着老头。

“这是本次转校生的带队汪老师，这是学校安排接待转校生的林筱康。”郁青苗的声音听上去清脆悦耳，但是一回想起她刚才的疯狂举动，林筱康真的要崩溃了——这个女人变化也太快了！

三个人先后往贵宾区走，经过前台时，服务员在摆弄自己的山寨手机，播放器里是那首诡异的《嫁衣》，看到有客人走进来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如同死人一般麻木。

他们的包厢在走廊尽头，光线稍微明亮一些。

推门进去。

围坐桌前的十几个学生都是不过十二三岁的孩子。男孩们剃着光头，女孩们则统一梳了朝天辫，像两只冲天呐喊的细瘦胳膊，突兀地支楞着。其中有个小男孩看上去比所有人都要瘦小，闷不吭声地低着头，林筱康第一眼便觉得好奇怪，这明明是个孩子，却给人垂暮之年的气息，就连看人的眼神里，也透着沧桑。他这才明白，秦双所指的考学，是升入学院的中专部。看着那些小光头，又想起刚才郁青苗说的一帮大老爷们儿，忍不住就想笑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胖司机，三十岁上下，小眼睛，目光带丝狡黠，

样子委实不太招人喜欢。

入座后，孩子们都饿坏了，狼吞虎咽吃了起来。只一小会儿功夫，饭桌上已经一片狼藉。郁青苗看得欢喜，跑到走廊招呼服务员，“每人一瓶鲜橙多，我付钱！要快！”

汪老师的碗筷基本没动，他掏出烟来，递给林筱康一支。

“我不抽烟。”林筱康摆手，汪老师又把烟递给胖司机，胖司机接过去，用火机点着。

“呵呵，孩子们没见过什么市面，你们别讨厌啊。”汪老师笑。

“哪有，他们都很可爱的！”郁青苗赶忙说，然后又看着林筱康，“你好像有心事啊？”

林筱康的目光在包厢内逡巡一个来回，最后又落回到其他三个成年人身上，“刘老师去了哪里？”

“刘老师？”汪老师的声音充满疑问，镜片后的眼睛微微眯起，笼起一层迷雾，指间的烟突然静止不动。坐在一旁的胖司机和郁青苗也看着林筱康，嘴巴诧异地微微张开。

“呃，就是跟你们一起来的刘老师啊。”林筱康说完，自己也觉得怪异。

“你是不是搞错了？”胖司机差点被吞下肚的啤酒呛到，“这次来，一共只有我和汪老师两个成年人，哪还有什么刘老师？”

林筱康坐不住了，有些急躁地问那些学生，“带你们来的老师里，有没有一个姓刘的女老师？”

学生们抬头，纳闷地看着林筱康，继而又全部摇头。胖司机的鼻子里发出轻蔑的哼哼声，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屑。

“对了，刘老师叫什么名字呢？”郁青苗走过来，站在林筱康的座位旁边。

是啊，她叫什么自己都不知道！林筱康的心情突然失落起来，难怪别人都不肯相信自己。

她，到底是谁呢？

一切收拾妥当，林筱康又随手在桌子上拿了两包没打开的饼干和火腿，朝楼上走去。

奔波了一整天，学生们都累坏了，楼道里静悄悄的。在此之前，七楼一直空着，没有学生入住，所以整个楼层长久以来都十分安静。但林筱康总觉得它安静得有些不正常，就好像整个宿舍楼没有第七层。有时候，深夜里林筱康下网关机后躺在床上睡不着，就会想，楼上宿舍真的没有住人么？真的没有么？这样一遍遍地问自己，林筱康就害怕了。

从林筱康考入这所大学的那天起，男生宿舍的七层就没有开放过，两侧的木门都被木板紧紧钉死。有传说曾经连续有人跳楼自杀，学校为了避免灾祸频繁发生，就封了第七个楼层。直到最近学校要从雏雉艺校转来一批学生，实在没地方安置，这才打开了紧锁的七层。

走到拐角的时候，林筱康朝长长的走廊尽头瞥了一眼，然后心里一惊！他看到走廊的另一边有个身影一闪而过，很快就消隐在昏暗之中。林筱康愣了愣，这么晚了，会是谁随便走动呢？会不会是自己看花了眼？正想着，已经来到汪老师和胖司机的宿舍门口。

林筱康轻轻敲了下门，“汪老师，我是林筱康，来给您送点热水。”

胖司机开了门，嘴里含着牙刷，满嘴的泡沫，看了一眼林筱康，嘴里哼哼一声算是打过招呼。汪老师不在，林筱康放下水瓶和食物后坐下来等他。写字台上摆着一个打开的本子，纸面上一个个数字记录着本次出行的全部费用。

门突然被推开，汪老师回来了。林筱康注意到，他的脸色很难看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一样。

“汪老师您没事吧？”林筱康赶忙起身让座。

“没事儿没事儿！”很快汪老师的神情就平静下来，走过去把桌上的本子合上。

“我们学校资金紧张啊，所以要精打细算。”汪老师摘下老花镜，两只关节粗大的手相互搓着，有些窘迫。随后，三个人互留了电话。原来胖司机叫王贵贵。王贵贵其实是个外冷内热的人。